

§ 尋夢夢菲斯(3)高爾吉亞



當愚昧成了主流，清醒便有罪。

普羅狄克斯與莫妮卡相繼離去，阿斯帕希亞也忙著招呼客人。

德謨克利特：

「近暈眩還發作嗎？」

修昔底德：

「幾天前拜訪希波時發作了一次，還好裴夏在，不礙

事，休息一下就好。

你要前往埃及準備得如何？」

德謨克利特：

「都已準備妥當…」

這時候只見高爾吉亞從包廂門口走過，德謨克利特把他叫住：

「ㄟ，老高，進來一起喝酒！」

高爾吉亞見裡面只有兩個大男人，說道：

「德謨克利特，你不是說「沒有節慶的生活是一條沒有客棧的漫漫長路。」，沒有女人那來節慶！」

修昔底德：

「要我叫夢娜過來陪你嗎？」

高爾吉亞：

「今晚就不用了，其實看你們忙著致力於一生志業，我情緒有點低落，正想一個人喝酒。」

德謨克利特：

「怎麼回事？我們都很羨慕您為雅典奔走，您的修辭學在雅典是經典之作。我個人雖專注於自然哲學，對您的政治哲學並不熟悉，但是像蘇格拉底等人都十分欽佩您。

前天晚上晚宴時，我看您意氣高昂，都羨慕您老當益壯呢！」

高爾吉亞：

「都是假的，這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假的。

我六年前已經死了。」

德謨克利特與修昔底德聽得滿頭霧水。

高爾吉亞繼續說著：

「我是西西里萊昂蒂尼人(Leontini)，6年前西西里被敘拉古人攻擊時向雅典求救，雅典的遠征失敗，當時我們正前往西俄斯島要平靖希獨。

其實當時我被波斯人威脅利誘，要鼓動雅典與斯巴達戰爭，我無計可施只好墮落。

現在又聽謠言說西西里遍地黃金，亞西比德興致沖沖打算要遠征西西里。

西西里是窮鄉僻壤，滿地狗屎還比較可能。

德謨克利特說我的政治哲學被蘇格拉底推崇，其實政治只有鬥爭，爭權奪利哪有正義。

真相沒有人那麼在意，大家都說自己想說的，聽自己想聽的。

庶民百姓心甘情願地被欺騙，丟了性命財產還要感謝這些政客軍閥賜給他們犧牲的機會，可憐！可悲！

蘇格拉底從前寵愛亞西比德在雅典不是秘密，亞西比德在風頭浪尖，只怕蘇格拉底要當替死鬼了。」

德謨克利特：

「老高，你不必這麼悲觀。說說我吧！

大家看我是富二代，又是聖教派火系術士，生活無憂無慮，總是開懷大笑雲遊四方。

經歷戰爭、瘟疫，眼見死亡、人性的荒謬貪婪...心痛之外，除了哈哈大笑還能做什麼，我的寂寞沒有人能理解。

希波克拉底老是炫耀他的數學，我就陪他玩玩，圓錐體、金字塔的體積、黃金比例、尺規作圖、數學歸納法... 無聊啊！

古今中外誰喜歡數學，除了一些傻子。

好吧，我承認也虛偽地寫了一些書，像「論數字」「論幾何學」「論切線」來證明自己的數學天份，滿足自己的虛榮心。

人們說我在人類學，生物學和宇宙學方面有獨特的觀點和理論。

天知道這是我 德謨克利特的一種遊戲，一種人生遊戲。

昨晚 Lysis 的話像暮鼓晨鐘，敲醒了我。

該到埃及走走，尋找未來之路，如果有的話。

最後應該會回基地繼續研究「原子與虛空。」那才是我真正的夢想。」

高爾吉亞：

「甚麼基地，在哪裡？」

修昔底德：

「我被放逐這件事老高是知道的。

但是老高可能不知道我的暈眩症偶而會發作。

大家看我擁有金礦，享受雅典貴族的待遇，意氣煥發。

其實，雅典已經走向敗亡。

因為瘟疫，在公民兵嚴重不足的前提下，城邦只能加大對僱傭軍人的使用比例。作為國之重器的艦隊，也只能更多的採用貧民或者無地羣氓作為槳手。這對後來的雅典內部政治生態，將會造成破壞性的結構改變。

我努力審視戰爭，寫戰爭的歷史。沒有傳奇成分或許會使我這部著作聽起來不夠吸引人。

但如果有人想要清楚地審視過去發生的事情

以及基於人類的處境將來還會以類似或相近的方式再次發生，

他們判定這部書有用，那就夠了。

戰事對斯巴達有利之主因：雅典未能善待各盟友。

斯巴達則以解放者之姿來救助雅典各小城邦人民。換句話說，斯巴達人較瞭解心戰之重要。

強者多以實力擴張其影響力。當弱國嘗試以道德勸說來救國，乃是水中撈月，無濟於事。

老高，過幾天我要到基亞島走走，你一起來吧，我們一齊好好梳理所謂的政治，所謂的歷史，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點蛛絲馬跡。

我沒有背叛雅典，反被放逐。

背叛雅典事小，背叛自己事大。該為自己做一點事。」

高爾吉亞正想說話，只見狄奧多魯斯摟著阿斯帕希亞走出另一個包廂，有說有笑，狀極親密。

德謨克利特看了 一陣哈哈大笑：

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失意莫失志，欲辯表情已忘言。」

後記：

1. 跟著施特勞斯閱讀柏拉圖的「[高爾吉亞](#)」 Gorgias 483~380 BC
2. 雅典第二次遠爭西西里是在 415BC